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皇朝通典卷五十七八

總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編修臣李傳熊覆勘

皇朝通典卷五十七

禮嘉七

優老

臣等謹按杜典有養老一條令考古者養老之義雖載於禮經而三老五更之制諸説紛如杜典所載且有憑臆而害理者

皇上於戊戌歲

御製三老五更說以闢之近復
命刻于辟雍碑陰又
御製三老記書張廷玉三老五更議後二篇煌煌
聖訓實發千古未發之藴兹恭録篇端以正舊說之謬
至若我
朝定例民間壽躋百齡者題請建坊曰昇平人瑞每
年舉行不可勝數
皇上於歲越期頤者

賜詩

賜額並加

賞內府緞疋銀兩洵為

異數又自

聖祖肇舉耆筵

皇上重修茂典尤從古未有之盛事茲悉恭紀為

優老一篇云

御製三老五更說曰三老五更之說不見於詩書其見

於禮記者葢出乎漢儒非孔子之言惟左傳三老凍餒之文為最古然傳謂公聚朽蠹而三老反不見養遇非與五更相提並論也註三老五更者多矣或謂上中下壽或謂工商農而不及五更或謂明天地人與五行之事或謂取象三辰五星或謂知三德五事者各以臆度不堪僂指矣至蔡邕獨斷乃有父事兄事之説而白虎通之謬直以為老更各一人且曰父一而已不宜有三吁可怪哉天子養老即所以教孝

於天下何至以父事之且即其說父一而已則天子已自有父今復事一人是非二父乎腐儒執虛文而謬大義真不直一噱耳邕復解更為叟謂豕亥之訛夫叟與老同既有老又何藉叟為哉予以為三者天地人之數養老自以三舉其數耳若夫五更則更事之說為近而五倫五常莫不具於此人數不必其備行之以敬誠愷悌則中和位育將在是矣後儒一切穿鑿之論何足數哉

御製三老記曰予既為三老五更之說以闢諸家之謬然以三老之稱數典於左氏其何以稱三老則求其解而終不得其辭兹以三餘之暇書辟雍詩冊有三老之語臨池下愰然悟曰三老之言實出孟子所謂老而無妻老而無夫老而無子此非三老而何孟子雖出左氏後而此語自由古以傳故即繼之曰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可知文王時即有三老之稱左氏提其綱孟子晰其目耳且晏子對叔向歎齊之

將爲陳氏所云公棄其民三老凍餒乃指一國鰥寡獨窮之民之無恤者設以上壽中壽下壽論之豈八十以下之老即可以弗恤乎其餘傅會之論愈說愈遠然總於辟雍養老與賢有何涉乎自是而三老之稱徧於鄉閭所謂三老董公壺關三老之類不一而足蓋耆艾而長於鄉者即可稱三老而非定三人也夫予三老五更之說成於戊戌逮今又六年求其說而不得而筆下偶得之是不可以不記且此六年中

何嘗不讀孟子而未有會茲偶會之益見理不可不日窮書不可不日讀寧渠呈已之是顯人之非以為博聞廣識而已哉

御製題張廷玉三老五更議曰戊戌年為三老五更說亦既闢其蹖駁而勒之新建辟雍之碑矣今秋駐避暑山莊檢續書之四庫全書內文穎集中有三老五更議之篇而桂漏其名因命檢文津閣之書乃知為張廷玉所撰懍然憶之事在乾隆戊午為廿七月既

閲諸禮畢舉之時於視學之前曾向軍機大臣等談及三老五更而咨其可行與否彼時鄂爾泰依違其間張廷玉則斷以爲不可於是奏此議而遂寢其説葢鄂爾泰固好虚譽而近於驕者張廷玉則善自謹而近於懦者且二人彼時皆可望登此席者也以今觀之則廷玉之議爲當設爾時勉强行之必有如廷玉所謂資後人之議者矣若朕戊戌年之所爲三老五更説戊戌去戊午歴四十年其事早已忘之葢戊

午朕方廿八歲而戊戌則六十有八此亦足驗四十年間學問識見之效而年少時猶未免有好名泥古之意至今則灑然矣兹覩廷玉之議與朕之說不約而同樹之前旌焉因命並勒辟雍碑以識已學之淺深及弗掩人之善也夫廷玉既有此卓識何未見及朕之必不動於浮言遵

皇考遺旨令彼配享

太廟而臨休致歸里時乃有求入

廟之請此所謂老衰而戒之在得乎朕又以廷玉之戒為

戒且為廷玉惜之

順治元年十月

恩詔軍民年七十以上者許一丁侍養免其差徭八十以

上者給與絹一疋綿一斤米一石肉十斤九十以上者

倍之有德行著聞為鄉里所敬服者給冠帶榮身自後

恭遇

覃恩並如此例

康熙四十二年二月定百歲老民給與昇平人瑞

匾額並給銀建坊節婦壽至百歲者給與貞壽之

門匾額仍給建坊銀兩命婦亦如之五十二年三

月

聖祖仁皇帝萬壽聖節

諭大學士等今歲天下老人為朕六十大慶皆從數千里

而來賜伊等筵燕遣回著查八旗滿洲蒙古漢軍漢人

大學士以下民以上年逾六十五歲以上者奏聞擇日

賜燕有不能來者朕另行按分頒給再查八旗滿洲蒙
古漢軍以至内府佐領下不論官員閒散人等年七十
以上老婦亦著奏聞俟老人賜燕後再定一日送
皇太后宫賜燕有貧乏不能來者著各屬協助車馬使之
前來再敕宗人府諸王以下宗室子孫内二十歲以下
十歲以上選擇聰明堪供使任者六七十人令於耆老
前執爵即朕子孫皆令之出宗室外不用他人也越翼
日燕直隸各省漢大臣官員士庶人等年九十以

上者三十三人八十以上者五百三十八人七十

以上者一千八百二十三人六十五歲以上者一

千八百四十六人於

暢春園正門前傳

諭衆老人曰今日之燕朕遣子孫宗室執爵授飲分頒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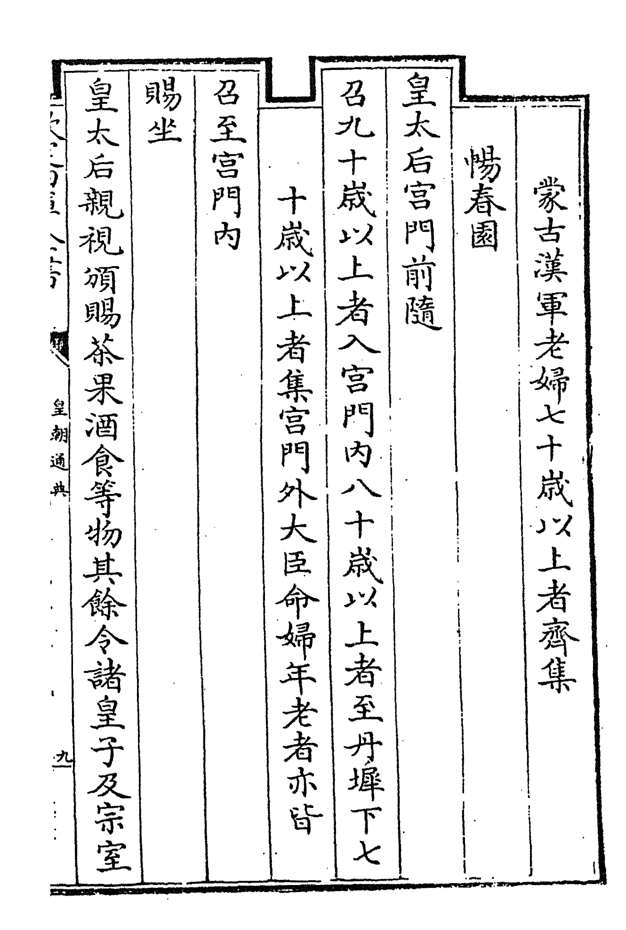
品爾等與燕時勿得起立以示朕優待老人至意又

諭曰書稱文王善養老孟子曰七十非帛不暖非肉不飽

帝王之治天下發政施仁未嘗不以養老尊賢爲首務

近來士大夫只論居官之賢否而移風易俗之實政入
孝出悌之本心未暇講究朕因今日之盛典特宣此意
若孝悌之念輕而求移風易俗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
者厚矣爾等皆是老者比回鄉井當各曉諭鄉里須先
孝弟倘天下皆知孝弟此誠移風易俗之本也
命扶掖八十歲以上老人至
御前
親視飲酒

賜年老諸大臣袍帽等物直省各老人白金有差
命給年老致仕閒居大臣誥封及宫保銜以示優崇耆舊
至意又八旗滿洲蒙古漢軍大臣官員護軍兵丁閒散
人等年九十以上者七人八十以上者一百九十
二人七十以上者一千三百九十四人六十五以
上者一千十二人
賜燕於
暢春園正門前執爵頒賜飲酒一如前儀八旗滿洲



蒙古漢軍老婦七十歲以上者齊集

暢春園

皇太后宮門前隨

召九十歲以上者入宮門內八十歲以上者至丹墀下七十歲以上者集宮門外大臣命婦年老者亦皆

召至宮門內

賜坐

皇太后親視頒賜茶果酒食等物其餘令諸皇子及宗室

子弟以次頒給又

賜命婦年老者衣飾彩緞素珠銀兩五十三年四月

賜八旗滿洲蒙古漢軍老婦白金有差五月

賜熱河居住耆老白金有差六十一年正月

賜千叟燕

召滿漢大臣文武官員及致仕退斥人員年六十五以上

者計千餘人燕於

乾清宮前

命諸王貝勒貝子及閒散宗室等授爵勸飲分頒食品如

前禮

雍正元年正月

諭戶部恩賜老人原為崇年尚齒而地方賞老人者每州縣動支數千金司府牧令上下通同侵扣吏役任意需索老人十不得一今飭督撫嚴查不許絲毫侵扣再老人九十以上者州縣不時存問二年三月以向例老人年逾百齡者奏給坊銀三十兩並昇平人瑞匾額

奉
旨年至一百十歲加一倍賞賜至一百二十歲者加兩倍
賞賜更有多得壽算者按其壽算加增著為定例
乾隆元年二月
恩詔凡民人年七十以上者免一丁侍養年八十以上
者頂帶榮身又
特諭直省凡屬生監年七十以上者優免一丁年八十
以上者給與八品頂帶七月河南新鄉縣老婦劉氏

年一百十五歲因雍正十二年間曾經題准建坊
賞賜至是恭遇
恩詔定例不得入冊事
聞奉
諭劉氏躋此罕有之貞壽自應一體霑恩以昭曠典著
該地方官仍造入恩賞冊内使伊得被光榮各直省
老民老婦凡年登百歲已蒙旌表者俱仍加賞賜以
示優待壽民之意永著為令五年七月命婦索綽羅

氏年一百三歲其子孫五世同堂

萬壽節扶掖入

朝照例旌表加

恩賞賜並

御製詩章賜之六年九月

巡幸熱河至常山峪耆民趙可立年一百二歲迎謁道

左

御製詩章賜之八年九月

駐蹕
盛京
賜父老酺九年六月湖北廵撫以壽民湯雲山一百四
十一歲奏
聞得
旨賞給上用緞五疋銀五十兩再加恩特賜再閲古稀
匾額以旌人瑞並
賜御製詩一章十一年九月

巡幸五臺經唐縣老民劉永壽一百一歲迎
駕道左行不扶杖
命賜之金與食
御製詩一章十二年十一月禮部以致仕内務府總管
　丁皁保年躋百歲請例建坊得
旨賜朝衣一襲上用緞十疋銀千兩並給期順國瑞匾
　額十五年二月
巡幸五臺唐縣老民劉永壽年百有五歲重迎

聖駕

恩加賞賚並

御製詩章賜之十六年正月

南巡江浙

恩賞經過州縣老民銀牌白金並

命照從前恩詔之例分別賞賚自後

鑾輿所過地方並如之又翰林院侍講劉起振一百三

歲自粵至浙迎

駕

恩加優賞並

賜御製詩章十一月

皇太后六十萬壽恭

諭到京叩祝之老民老婦俱經賞賚仍令該地方官護

送回籍其將次赴京稱祝之壽民俱著地方官從優

送回十二月

諭生員詹星斗年屆期頤實為膠庠人瑞著加恩給與

國子監學正職銜仍於常例外賞給上用緞二疋十
七年九月
恩賞會試下第者老諸生八十以上者給與翰林院檢
討銜七十以上者給與國子監學正職銜又七十
歲以上之國子監學正王延年會試下第奉
旨陞授額外司業十八年正月
諭國子監助教曹洛禋年逾大耋精力康强分教成均
蔚為耆宿著加恩授為國子監司業額外行走二十

年十二月

賜安徽百齡生員姚光虞緞一疋銀十兩二十二年正

月

諭顧棟高年登耄耋經術湛深著加恩賜以國子監祭

酒銜二十四年十月

諭禮部議覆福建巡撫題詔安縣民沈起龍年登百歲

五世同居夫婦齊眉子孫繞膝洵屬昇平人瑞宜推

優老之恩益懋敦倫之化親製詩章並書匾額以賜

仍著賞上用緞三疋以示寵異二十六年二月廣東
巡撫以南海縣民楊能啟暨妻黃氏百歲同臻奏
聞
特賜期頤偕老匾額並
御製詩章賜之十一月
皇太后七旬萬壽
恩詔滿洲蒙古漢軍兵丁及內扎薩克喀爾喀等蒙古
年七十八十九十以上分別賞賚至百歲題明給與

建坊銀兩餘悉照前例

詔舉九老會在朝王大臣九人共六百七十七歲在朝

武臣九人共七百二十二歲致仕諸臣九人共七

百四歲

命遊香山以優遇之二十八年正月山東章邱縣壽民

王欣然壽一百三歲弟瑞然壽一百歲

上以昆季一堂期頤萃慶

特加優賞並

御製詩章賜之三月

幸盤山寧津縣壽民李友益年一百三歲子三貴年八十六歲三剛年八十四歲三強年八十一歲姪孫知毅年八十歲奉

旨每人賞給銀牌緞疋有差尋

賜李友益匾額並

御製詩章三十年閏二月

南巡浙江遂昌縣訓導王世芳年一百七歲迎

鑾奉

旨賞給匾額並緞二疋三十一年四月

恩賞會試下第舉人八十以上者六品京官銜七十以

上七品京銜六十以上及雖未六十而驗係實屬

衰頹者八品京銜自後每科會試年老舉人

恩賞京銜並同此例又

敕直省督撫於每科驗看截取舉人時其年在七十以

上者題請著給翰林院典簿國子監典簿等官職銜

用昭優老至意五月山東鉅野縣民姚宏毅年一百一歲妻年一百歲

上以齊眉難老人瑞所希

御製詩章賜之三十五年正月安徽巡撫以太湖縣民朱憲章偕妻劉氏同登百歲題請旌表

御製詩章賜之八月

御製賜百有十二歲老人王世芳詩序曰乙酉春南巡至浙世芳以遂昌訓導迎鑾年已百有七矣躋上壽

而神明不衰特書黌席期頋額以賜並加六品秩榮其身今年以朕六旬慶節詣闕稱祝計其齒復益五齡而康強如昔迺詔錫國子監司業銜且予在籍食俸示優老也國家熙洽百有餘年太和之氣蔚為者儒用徵壽世固史冊所罕覯彼稱明歲復來京師恭祝
慈寧八袠萬壽人瑞延洪式光慶典又豈香山九老所得差肩者哉因賜是詩以寵異之是年順天鄉試諸生年八十以上者

特恩賞給舉人各直省亦如之自後每科鄉試耄耋觀
光咸加
恩賜並視此例三十六年四月江西興安縣舉人李煒
年躋百齡來京應
萬壽恩科會試榜發未經中式
特賜國子監司業職銜加
賞內府緞疋並
御製詩章賜之十一月

皇太后八旬萬壽
詔再舉九老會在朝王大臣九人共六百八十八歲武
臣九人共六百八十五歲致仕諸臣九人共七百
二十九歲
命遊香山並如前例四十五年正月安徽亳州壽民陳
如壽百六歲妻王氏百一歲巡撫疏
聞得
旨優賞並

御製詩以紀瑞四十九年三月

南巡

諭福建欽賜進士鄧鍾岳年屆百四歲茲來浙迎

鑾皓首龐眉允稱人瑞著加恩賞給國子監司業職銜

以示朕嘉惠期頤至意四月

諭朕清蹕巡方優惠耆年江浙兩省已普加恩賞至直

隸山東為經過地方向來不在此例仰承

天眷喜得五世元孫嘉慶駢臻恩施宜渥所有直隸山東

二省老民老婦俱著加恩一體賞賚用溥壽祺九月

諭朝鮮國進獻年貢陪臣向例於歲底到京明正舉行千叟燕中外大小臣工者庶年逾週甲者咸得預燕用溥壽祺朝鮮國素稱恭順𠤎於內臣其陪臣亦應一體入燕以昭寵眷著禮部即速行文該國王所有今歲年貢正副使內酌派年在六十以上者一二員來京俾得預茲盛典共沐光榮以示朕嘉惠遠邦優禮耆年之至意十月

諭繄古帝王御世建極凝庥上有敷錫之君下享盈寧之福洎乎近代史册尠稱我
皇祖冲齡踐祚統馭寰區仁漸義摩涵濡休養康熙年間曾舉行千叟燕與中外臣民躋壽宇而逮繁禧誠為千載一時之嘉會朕誕膺丕緒敬紹鴻圖仰承
昊蒼眷顧福佑朕躬年逾古稀尚康强勤政惟是斂時錫福期舉世咸登仁壽著於乾隆五十年正月初六日舉行千叟燕盛典用昭我國家景運昌期重熙累洽

嘉與中外臣民耆老介祉延禧之至意所有一切事宜著各該衙門敬謹預備十一月

諭明歲舉行千叟燕原定四品以下官員年六十五歲以上者始准入燕現在人數已增至三千而官員與兵丁不同如必六十五歲以上方准入燕則年過六十之職官不得邀榮者甚多著加恩凡在京四品以下現任原任各員年過六十者俱准其入燕用昭普錫春祺加惠耆臣之至意又

諭明歲舉行千叟燕現在已數三千之數所有年逾七十以上之各項兵丁在入燕人數之外者俱著加恩按年歲各賞給銀牌一面十二月

諭新正舉行千叟燕所有與燕之官員兵民年在九十以上者俱准其子孫一人扶掖入燕其文武大臣年逾七旬者令其自行揣量如步履稍艱亦准子孫一人扶掖入燕以示朕優待耆臣有加無已之至意五

十年正月初六日

賜千叟燕於
乾清宫凡宗室王貝勒以下文武大臣官員予告大
臣官員
覃恩受封文武官階紳士兵丁耆農工商外藩王公台
吉回部番部土官土舍朝鮮賀正陪臣共三千人
坐席各以品級班位凡八百筵
欽定千叟燕樂歌於
升座韶樂奏隆平之章於

大燕進茶清樂奏壽愷昇平瑞之章於進酒清樂奏紫

禁春開之章於

還宮韶樂奏慶平之章（詳見樂典）其有官躋一品年屆九十

以上者

召至

御座前

手賜之觴凡預燕三千人各

賜鳩杖一並

賚如意貂皮錦緞筆墨箋紙等物皆按品
頒給有差禮成次日凡預燕王貝勒大臣官員人等均
詣
闕謝
恩是月
諭朕仰承
天眷上年喜得五世元孫嘉慶駢臻恩施宜渥因令各省
督撫查明所屬紳士庶民有身及五代同堂者加恩

賞賚兹據造册咨送軍機處彙奏共一百九十二戶內郭有英張羽劉湘鍾君寵四人俱壽逾百齡曾元繞膝洵爲昇平人瑞朕製詩一章分賞四家並各御書匾額以賜用示寵榮所有應賞銀兩緞疋及建坊之處仍著該部照例具題其未屆百齡五代同堂之張文聚等一百八十八人並著各督撫分别年歲給予匾額賞給緞疋銀兩以昭錫福推恩同登壽宇之

至意

燕禮

臣等謹按杜典不載燕禮而開元禮於朝賀後即有宴會儀注是所以通上下之情而示慈惠之意也伏考

國朝定制有

太和殿燕

保和殿燕

慈寧宮燕又有

臨雍

經筵修書凱旋等燕儀具

大清通禮凡

賜燕之典已於各門分載今惟稽會典所述誌其緣起

以及更定諸儀制彚為燕禮一篇以補杜典之所

未備至蒙古等外藩年班朝賀來京者除夕

賜燕外又有

紫光閣

圓明園
賜燕之例歲以為常茲不臚述惟
惇叙殿
賜燕聯句及
乾清宫普燕宗室均為非常曠典恭紀於篇以仰誌
皇上睦族敦親之至意若夫耆筵懋舉承
祖德而彰
國慶者已詳著優老篇云

崇德元年定元旦

萬壽聖節大燕禮王貝勒貝子公等各進饌筵牲酒如停止筵燕即免進又定燕外藩禮及王府燕禮是年

喀爾喀來朝五日

賜燕一次諸王府皆設燕索倫部落進貢三日

賜恩燕一次諸王府按旗燕七次又定

皇后宫元旦千秋節設燕公主福晉以下至一品命婦咸

齊集郡主以下至縣君候

旨齊集三年定蒙古王貝勒貝子公台吉等朝賀元旦除

元旦大燕外

賜恩燕一次每旗王府各燕一次

順治元年定衍聖公來朝燕禮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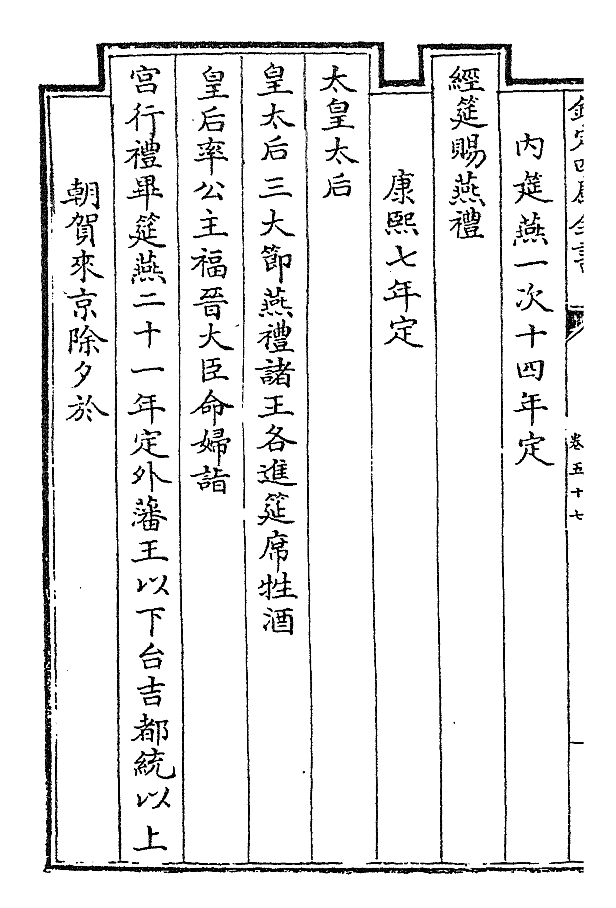
見後在部燕一次三年定

殿試進士傳臚畢

賜恩榮燕於禮部四年定會試主考各官入場出場燕八

年

世祖章皇帝大婚禮成
御太和殿設慶賀燕儀與元旦同九年定冬至大燕禮與
元旦同又定纂修
實録及
臨雍賜燕禮十年定
皇太后宫三大節燕禮十一年定蒙古王貝勒貝子公台
吉都統等以事來京候常朝
御殿日隨班行禮在



內筵燕一次十四年定

經筵賜燕禮

康熙七年定

太皇太后

皇太后三大節燕禮諸王各進筵席牲酒

皇后率公主福晉大臣命婦詣

宮行禮畢筵燕二十一年定外藩王以下台吉都統以上

朝賀來京除夕於

保和殿

賜燕一次元旦後五旗王府筵燕五次六十一年正月

賜千叟燕於

乾清宮詳見優老

雍正二年纂修

大清會典開館日筵燕一次四年定元旦

賜王公百官燕儀五年奉

旨外藩扎薩克王貝勒貝子公台吉等朝賀元旦來京明

歲著左翼王等燕一次右翼王等燕一次七年纂修

上諭開館日筵燕一次

乾隆元年定外藩蒙古王等慶賀元旦來京除夕

在

保和殿筵燕一次如奉

旨停其來京將除夕筵燕停止其在京之蒙古王等應

入燕者照例

賜給筵席二年定外藩王台吉等朝賀來京元旦後王

府筵燕仍按旗各燕一次三年定元旦
太和殿大燕饌筵二百有十席羊一百酒一百瓶親
王每人進席八郡王五均羊三酒三瓶貝勒進席
三貝子席二均羊二酒二瓶入八分公進席一羊
一酒一瓶又定正月初二日
皇太后筵燕饌筵三十席羊二十酒二十瓶親王郡王每
人進席一羊一酒一瓶八年奉
旨嗣後御殿及筵燕日殿内止大臣賜坐侍衛等不必

賜坐著禮部前期行取應賜茶之王大臣數目每人以侍衛一人授茶其筵燕日與燕大臣衆多若授茶侍衛不敷並令親軍奉授十一年八月

賜燕宗室王貝勒貝子公以下一百三十人於

惇叙殿十五年定元旦

太和殿筵燕親王十有一人郡王九人貝勒四人貝子二人入八分公十有二人照例共應進饌筵一百六十一席羊八十四酒八十四瓶光禄寺增備席

四十九酒十有六瓶兩翼稅務增備羊十有六正
月初二日
皇太后宫筵燕奉
旨二品大臣命婦咸令與燕按親王十有一人郡王九
人應進席二十羊二十酒二十瓶光禄寺增備席
二十交内務府收入陳設十九年
賜杜爾伯特親王策凌等燕於熱河
行宫與燕外藩蒙古同宗室王公暨四十九旗蒙古

王公各設燕一次三十四年

諭元旦太和殿筵燕所有丹陛上列坐之大學士尚書

俱著列坐殿內著為令四十四年

諭來年元旦應入太和殿筵燕大臣俱著殿內列坐尋

禮部覆奏向在丹陛上之一二品文武大臣遵

旨令其入殿內列坐至一二品世爵及侍衛仍於丹陛

上列坐從之四十七年二月

經筵禮畢以四庫全書第一部告成賜總裁總纂總校

分校提調各官燕於
文淵閣并
頒賞總裁以下各官如意雜佩文綺筆墨硯箋等物有
差四十八年正月
賜燕宗室王貝勒貝子公以下至三四品頂戴者共二
千人於
乾清宮各
頒賜如意朝珠等物及銀幣有差五十年正月

賜千叟燕於

乾清宮詳見優老

鄉飲酒

順治元年十月定鄉飲酒禮每歲於正月十五十月初一日舉行順天府以府尹為主直省府州縣以知府知州知縣為主擇鄉里年高有德之人為大賓其次一人為介又其次為衆賓司正一人以教職為之司爵贊禮引禮讀律令各二人以生員

為之僚佐皆與列序坐以年高有德者居上其次

論齒列坐有過犯者不得與

康熙元年正月定奉天府舉行鄉飲酒禮

雍正二年五月定例嗣後所舉賓介務貴齒德兼

優允協鄉評者舉之如地方官徇情濫舉即應題

条若所舉得人而不法之徒或藉端阻撓者嚴加

究治

乾隆七年

御製補笙詩六篇

命于舉行鄉飲酒禮時奏之十八年禮部奏言各省舉行鄉飲酒禮事不畫一且竟有頻年不舉致曠大典者應令督撫轉飭各屬府州縣遵照定例於正月十月舉行二次其賓介之數據舊禮所載鄉飲酒有大賓介賓一賓二賓三賓衆賓與大僎二僎三僎之名按儀禮賓若有遵者諸公大夫則既一人舉觶乃入注言今文遵為僎又曰此鄉之人仕

至大夫若來助主人樂賓主人所榮而遵法者也

又曰不干主人正禮也又按經文主人親速賓及介而衆賓從之至於門外主人拜賓及介而衆賓自入其獻酬辭讓之儀甚繁及介已省至於衆賓升受坐祭立飲不酢而降皆無一言及僎者所謂不干主人正禮者也嗣後應令順天府及直省府州縣先期訪紳士之年高德劭者一人為賓次為介又次為衆賓皆由州縣詳報府尹督撫覆定舉

行其本地有仕至顯官偶居鄉里願來觀禮者依古禮坐於東北順天府及直省會城一品席南嚮二三品席西嚮各府州縣三品以上席南嚮四五品席西嚮無則闕之不立一僎二僎三僎之名不入舉報之内仍將所舉賔介造具姓名籍貫清冊送部存案倘鄉飲後間有過犯按所犯輕重詳報褫革咨部除名并將原舉之官議處從之二十五年九月令直省舉報鄉飲由儒學及州縣具詳責

成布政使核實報明督撫察核存案不得其人即詳明停止不得拘于成例苟且塞責凡鄉飲酒儀具

大清通禮

臣等謹案乾隆五十年

命歲時舉行鄉飲酒禮毋曠大典五十一年正月順天府舉行鄉飲酒禮恭奏

御製補笙詩六章元音宣播禮典光昭洵為盛舉茲以

成書在五十年應侯續纂時敬謹編載並識于此

皇朝通典卷五十七

皇朝通典卷五十八

禮軍一

臣等謹按杜佑禮典以吉嘉賓軍為次今從

大清通禮之例以軍禮移於賓禮之前考古者大師大

田備禮於宗伯其典特重洪維

聖朝武功赫濯凡講肄行圍師征受成諸禮尤為崇備

恭稽

國史參以會典敬謹纂紀篇目敘次於杜典稍為增

補更定凡

大閱

大狩

親征

命將出征凱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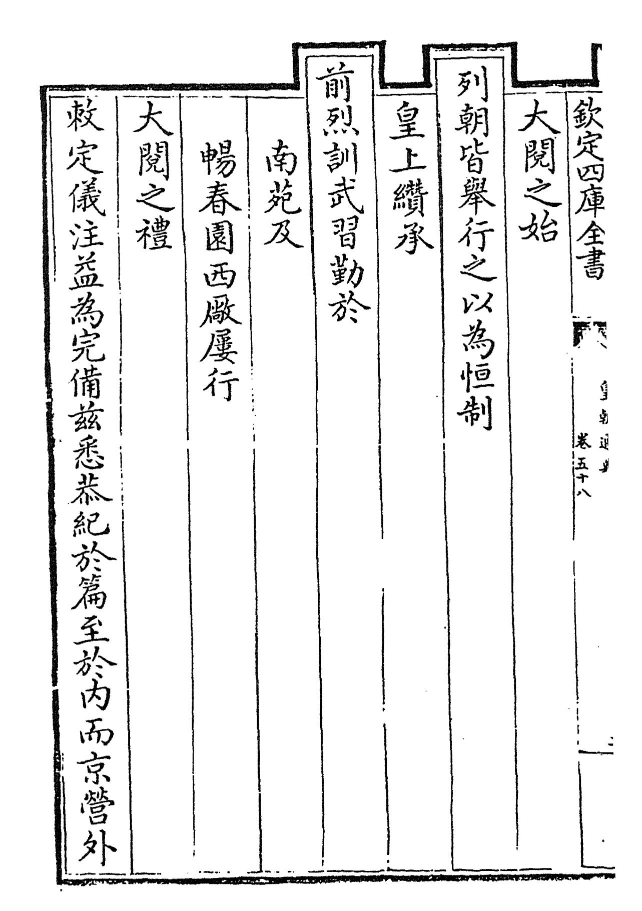
郊勞受降獻俘

受俘馬政日月食救護共十篇杜典所有而今從節畧

者鄉射時儺二篇各申其說於後

大閱

臣等謹按杜典有出師儀制一條以揚兵講武附
馬夫所謂出師儀制者即親征是也考杜典此條
所載亦祗各代閱兵講武之典而已今從
大清通禮之例改為大閱並移於軍禮之首伏考
皇朝天聰年間
太宗文皇帝率貝勒等演習行陣是為



大閲之始

列朝皆舉行之以為恒制

皇上纘承

前烈訓武習勤於

南苑及

暢春園西廠屢行

大閲之禮

欽定儀注益為完備兹悉恭紀於篇至於內而京營外

而直省教閲之制别詳兵典云

天聰七年十月

太宗文皇帝舉行大閲分八旗護軍為左右翼舊漢人馬步軍為一營滿洲步軍為一營俱四面環列前設紅衣礮三十位及各種大小礮隊伍既成乃上奏

上擐甲乘馬率大貝勒代善及諸貝勒先

周視衆軍畢陞

御座諸貝勒率護軍如對敵狀護軍在前諸貝勒率親軍

立於後吶喊三次傳令聞礮聲三即喊而進聞蒙古角聲即退於是衆軍皆依令而進依令而退次舊漢人馬步軍次滿洲步軍亦如對敵三喊而進攻礮軍礮軍亦聲礮對戰

閱畢

頒諭申明軍令崇德八年三月

大閱於瀋陽城北郊兵部貝勒岳托率滿洲八旗蒙古二旗舊漢軍一旗共十一旗行營兵俱集前列舊漢

兵礮手次滿洲蒙古步兵次騎兵次守城各處應

援兵次守城礮兵以序列綿亘二十里餘

上臨閱駐馬蒲河岡聲礮三衆軍吶喊亦如之步伐止齊

軍威嚴肅

特加獎賞

順治十六年

世祖章皇帝諭大閱典禮三年一行已永著為例連年尚

未修舉令不得再緩著即傳諭各旗官兵整肅軍容候

秋月朕親行閱視尋舉行

大閱禮如儀

康熙十二年正月

聖祖仁皇帝大閱於

南苑八旗王以下四品武官以上及前鋒護軍俱擐

甲於晾鷹臺兩旁按隊排列滿漢大學士尚書以

下三品官以上及各衙門堂官翰林科道等官於

臺上分兩翼立鳥鎗手在臺西排列

上擐甲登晾鷹臺

御黄幄

命上三旗内大臣都統護軍統領前鋒統領各領隊自西行至東排列諸王貝勒等亦各領本旗官員護衛按隊行至東排列鳥鎗齊發鳴號發喊自臺東結陣馳至西依兩翼排列

閲畢

諭曰今日陳列甚善可著為令又

命樹侯臺下
親發五矢皆中的又
命内大臣護軍統領護軍叅領侍衛等射
上復騎射一發即中外藩王以下仰見
上騎射超神軍容嚴整震讋悅服
上乃卸甲復登臺
御黄幄
命諸王貝勒貝子公内大臣侍衛内閣都察院諸臣及外

藩王貝勒等俱於臺上分兩翼坐八旗都統副都
統尚書侍郎及文武各官俱於臺下分兩翼坐
賜燕十六年二月
大閱於
南苑十九年二月
大閱於
南苑均如前儀二十四年十一月
諭國家武備不可一日懈弛舊例每歲必操練將士習試

火礮爾部即傳諭八旗都統等豫為整備朕將親閱焉
時喀爾喀土謝圖汗子多爾濟額爾德尼阿海台
吉等來京朝貢又厄魯特固魯木錫台吉噶爾丹
博碩克圖汗來使塔西蘭和卓等咸奏請觀
上命隨往是日
上自午門出宣武門八旗都統各率所部將士擐甲冑屬
櫜鞬建旗纛自灣子里夾道分列至拱極城前鋒
官軍自蘆溝橋夾道分列至王家嶺山麓官軍排

鎗列礮分東西次第布列

上登王家嶺陞座軍中吹螺角者三發巨礮三排鎗相繼

齊發已而

命將士發巨礮八旗所列將軍礮位及諸火器一時並發

凡二次乃

御行宮召扈從諸王內大臣及阿海台吉等

賜燕畢復

御黄幄設布侯較射而還三十一年九月

幸玉泉山大閱八旗前鋒護軍驍騎及火器營兵皆擐甲

胄分翼排列

上由右翼至左翼周閱畢登玉泉山

御黄幄官兵吹角發礮三次馬步軍鳥鎗齊發以次退立

命八旗鳥鎗兵演習連環旋轉二式放鎗各一次翼日復

閱於玉泉山三十四年十一月

大閱於

南苑西紅門内八旗官兵鎗礮按旗排為三隊第一

隊以漢軍火器營烏鎗步軍居中礮位排列左右滿洲火器營烏鎗列於礮之兩旁第二隊以前鋒兵居中八旗護軍列兩旁第三隊列八旗護軍兩翼則設應援兵屆期

上擐甲率

皇子等均擐甲前張黃蓋内大臣侍衛大學士及各部院大臣均扈從繼以豹尾班侍衛後建黃龍大纛二上三旗侍衛擐甲冑均按次隨從先

周視衆軍畢火器營立於馬軍之前正中鳴角者三擊鼓

步軍舁鹿角大礮衆兵齊進鳴金而止發鳥鎗一

次如是者九第十次火器營馬步軍鎗礮連環齊

發無間鳴金而止開鹿角為八門後二隊馬軍隨

出既成列鳴角呼譟而進復鳴角收軍立於本陣

結隊徐旋其殿軍立於後

閱畢

駕還行宮

特降敕諭申明軍令宣示於
大閱之地是日未閱前官兵均
賜食閱後
賜酒
雍正六年兵部奏定
大閱官兵數目及營伍器械之制詳見兵典十二月
世宗憲皇帝大閱於玉泉山是日黎明
命諸大臣巡視各官兵

賜酒食俟日出和暖時始令披甲列玉泉山西南平曠之
地前隊按旗列八旗紅衣大礮各火器及騎步鳥
鎗第二隊第三隊護軍驍騎以次列前鋒護軍驍
騎兵分翼列左右按旗各舉大纛軍容整肅屆時
上擐甲冑
御玉泉山巔黄幄
賜諸王列坐幄中諸大臣列坐幄旁幄前吹海螺三官兵
皆吹海螺三齊放大礮及騎步鳥鎗九進步連環

齊放聲震山谷向前趨進時官兵齊聲發喊乃收

兵復原伍

閱畢

頒賞有差七年五月

大閱車騎營兵於

南苑

賜諸王文武大臣食畢大將軍傅爾丹等令車騎營車騎

火礮鳥鎗並馬步軍士各按方位旗色於晾鷹臺

前排列

上御黄幄陞座

賜諸王大臣等坐幄前鳴海螺三軍中相繼鳴海螺營内擊鼓展旗鎗礮齊發諸軍分隊各依旗色列陣擦演畢乃吶喊仍歸本陣隊伍

閲畢

頒賞有差

乾隆三年兵部議奏

大閲之禮照順治十六年定例三年一次具奏請
旨其辦理事宜照雍正六年規制舉行奉
旨朕於明年大閲嗣後遇朕親閲之年該部豫期具奏
先命王大臣操演仍三年一次請旨四年兵部奏定
大閲儀注詳見通禮十一月
皇上大閲於
南苑
命大臣巡視官兵

賜酒食日出官兵甲冑列南海子前隊按旗列八旗大
紅衣礮各火器及騎步鳥鎗第二隊第三隊護軍
驍騎以次成列前鋒護軍驍騎分翼列左右按旗
各舉大纛軍威嚴整
上躬擐甲冑連發五矢皆中的乘騎
周視衆軍畢
御晾鷹臺黄幄
賜諸王列坐幄中諸大臣列坐幄旁幄前鳴海螺三軍

中皆鳴海螺三齊放大礮及騎步鳥鎗九進步連環齊放向前趨進時齊聲發喊乃鳴金收軍復原伍

大閱畢

賜在事大臣官員貂皮俸銀及兵丁餉銀各有差二十年定

大閱日陳

騎駕鹵簿於

行宮門外

駕出作鐃歌大樂奏壯軍容之章

回鑾作鐃歌清樂奏𧰼皇威之章

駕將出聲礮三

駕御帳殿閱操時軍中三舉礮

大閱禮成

駕回行宮聲礮三將士各歸營伍餘如前儀二十一年

欽定大閱甲冑之制詳見兵典二十三年十一月

大閱於

南苑

駕至南紅門

御圓幄建龍纛

上躬擐甲胄率王公大臣侍衛等射並

命右部哈薩克使臣卓蘭等及布爾古特諾起等從觀

上親發七矢皆中的

大閱畢

賜兵丁等銀兩有差復

命行圍

賞賚有差二十八年正月

大閱於

暢春園之西厰

御大西門幄次

賜愛烏罕來使和卓密爾哈巴達克山來使阿布都喇

阿咱木霍罕來使巴巴什克西哈薩克諤爾根齊

部來使塞德克勒啟齊玉斯部來使烏呼巴什布
嚕特部及回部年班入覲之喀什噶爾諸城阿奇
木伯克等燕
命諸王滿漢文武大臣朝正外藩蒙古王貝勒貝子等
入燕回部郡王霍集斯等並預坐燕畢
上御幄次前帟帳
閱健銳營八旗火器營前鋒護軍漢軍鎗礮陣法
命諸回部使臣皆與觀

大閲畢
諭此次大閲於前一日晚間傳行次日兵丁即全帶器械前往伺候妥協此方不負滿洲世僕朕嘉悦焉著
加恩將大閲内所有兵丁每人賞給半月錢糧其餘雖不在操演之内但聽傳即往亦著加恩每人賞給半月錢糧之半儀具
大清通禮

臣等謹按

國朝定例每歲冬令太液冰堅令八旗與內府三旗簡習冰嬉之技分棚擲彩毬互程趫捷並設旌門懸的演射

校閱行賞

御製冰嬉賦以示旌勇均賜而歸本於觀德之義今恭載於

大閱篇後以昭典制

御製冰嬉賦有序

陸行之疾者吾知其為馬水行之疾者吾知其為舟為魚雲行之疾者吾知其為鶻鵬鶥鷚至於冰則向之族莫不躄躠膠滯滑擦而莫能施其技國俗有冰嬉者護膝以芾牢𩍐以韋或底含雙齒使齧凌而人不踣焉或薦鐵如刀使踐冰而步逾疾焉較東坡志林所稱更為輕利便捷惜自古無賦者故賦之其辭云

歲暮星窮和叔告冬陰凝北陸律中黄鍾景長而土

圭可測瑞兆而雲物皆同撫序兮羣辟殷聘考時兮
三農蔵功有厲疾之征烏鮮求信之蟄蟲叫嚴颷兮
栗烈凜肅氣兮穹窿於斯時也火井無燠温泉不熱
何水不凝何波不結阻平川之會海徒望奫潫勃奔
峽之傾流惟聞幽咽斷盈九曲謝神禹之剔鬟涷合
三山駐王喬之旌節躍魚之表孝曽傳覆鳥之昭祥
見說則有鏡呈太液壁寫龍池占昏危之𪅴宿值嶠
頊之司時冱而不流兮礙矜鱗之鯉凝而原澈兮踈

倒影之梅叶皓皓皚皚兮瞇白塔之孤矗漾漾泠泠兮隔玉蝀之橫欹載取載藏兮順彼月令以訓以賚兮陳我冰嬉爰答歲華率循舊典陳旅集衆既雷動而風行結部整行埒春蒐而秋獮元冥授律戢水族與波臣嵩尤秉旗乃暴禦而崇遺於是戎士憑怒武卒振拳渴思一試遑慮誰先齊搏搏其轇轕兮盱陸離以屬聯駭營營其似路兮紛傑僥以羅騈袒劉呂之左右兮各殊事以布班倏陰陽之開闔兮期奏績

以勤宣衣短後膝蔽前韝鞬䪅利䮁刀兩儇編伍森

列齊隊便旋於斯少息以待號令之傳焉爾其屯萬

人於中堅兮屬堪輿以壁壘奔八神以周衛兮招丁

甲而發指亘長絙以節止兮羣總總而切儗驛絲旌

以傳符兮看縱縱之立俟心無别營目不他視遂乃

朱旂颭捷步騰緹衣揚輕武躩聳擢布䕶陁逐趨趫

踧沺波流遙軼猋驚閃如曳電疾若奔星蹂蹈雲衢

揚揮玉京故具為聲也軒磕隱訇磂硠激越硡砰殷

轔褋沓震疊礐振天棖響訇地臬慴波底之娵隅隓林間之巢鶤元武縮殼而屏氣燭龍守珠而閉關起湧泉會奔物雖天籟之毫竅比千鈞於一髮其為狀也似東皇整駕於若木之墟羲帝弭節於扶桑之津應真挂錫以凌虛茅君驂龍以玒天叶過驪犀而駭足搶捍上扶搖而鵬翼圖南叶蠖畧迴翔演迤糾紛鏡大圓而晶晶皛皛珠萬琲而爛爛璘璘交差曼衍歷落皴鱗突都盧兮輕趫迅龍驤兮麟振奕六虯兮

沛艾御八風兮穆眎首進者卻視而小憩繼至者錯
履而蹵跟虞後來之比肩更前往而擢身傑者得幟
疇與比倫遺者失志第如遊巡復有華戲其名圓鞠
漢家有執機之譬黃帝作練戎之俗武由是習兮其
爭也君子好謀而成兮如祭則受福申明誓兮衆聽
無譁陳廣場兮各司其局乃其冰牀駐於琉璃之界
豹尾扈於鸞旟之隈千官儼立於懸圃萬隊佇待乎
瑤階歷天之旗影拊朶殿昭雲之蓋光爚趯臺殆而

容與愸若儃佪執事者中立而不倚爭捷者有前而無回珠毬一擲虎旅紛來思摘月兮廣寒之窟齊趍星兮白榆之街未拂地兮上起忽從空兮下迴突神龍之變化殺祥鳳之髹髬鷁鶂燕居竛竮鴻猜怡情悅目有如是哉夫其伯仲分甲乙第併前行賞縱後亦逮叶勇者特旌任者均賜普被曰仁有差曰義則豈啻西苑飾紅板之杝温泉設錦鞍之戲而已乎重曰仲尼有言射觀德兮安不忘危舊是式兮惟歲之

宴以休以息兮一日之樂匪賫曷得兮敬告後人無
或逾則兮

大狩

臣等謹按杜典有天子諸侯田獵一門葢本周制
兼諸侯以為言其於歷代則祇叙天子蒐狩之典
也我

太祖

朝以武功定天下

太宗時率貝勒諸臣親行校獵申嚴軍令賞罰必當

世祖常

幸南苑

命禁旅行圍以習武事

聖祖時巡塞外建

避暑山莊於熱河蒙古諸部獻其牧地以為圍場歲

於秋閒舉行

大獮依古三田之制神而明之桑遠示惠至意存焉

世宗聖訓昭垂時以講武習勞為念
皇上敬紹
前徽每歲
巡幸木蘭大舉秋獮之典內扎薩克王公台吉等各率
所屬執役恐後加以
天威遠暢西域蕩平凡年班回部伯克等咸在扈行之
列而哈薩克布嚕特之屬遣使歸誠率皆朝覲於
此並

令侍獵觀圍繼之土爾扈特率全部歸順稽首塞垣倍

蒙

恩賚嗣是輪班入覲扈從行圍歲以為常益惠遠綏邊

之畧莫大乎此臣等恭加纂紀並從

大清會典之例以

大狩名篇云

天命十年四月

太祖高皇帝自瀋陽城出獵時征東海瓦爾哈部軍還會

於木户落地
命以所獵獸百餘賜之
天聰二年十二月
太宗文皇帝率諸貝勒羣臣出獵於東北四百里外三窪
地方
親殪五虎從臣皆驚服神勇四年十一月
幸扎木谷行獵
御窄帽手不入袖控縱馳射若不知寒漢人蒙古各官莫

不欽服六年十月

幸新哈達地方行獵至費德里山又

躬率諸貝勒出地載門往獵於葉赫地方十二月

上率諸貝勒出獵至撫順所又獵於厄野地方以從獵者

亂行

諭每旗令大臣一人專司統轄有不隨扎蘭牛彔行走逗

留失次者皆執治之七年十一月

上率諸貝勒獵於葉赫地方八年十一月

上率諸貝勒獵於蒙古地方

諭從獵者曰蒐苗獮狩古人原以之講武須有紀律若猝遇猛獸不可輕射毋許一二人逗留在後有逗留者執之若遇黃羊勿逼近追逐恐逼逐之反致從後逸出爾等各按汛地分圍駐守帶傷之獸不可隱藏馬之羈靮鞍韂毋相私竊違者罪之十二月

上率諸貝勒往獵於長嶺歷米鴉湖蒙古莫洛科及鳩綠哈達諸地射獵凡十有四日

親殪虎四鹿麅野豕共一百二十八崇德二年四月
上率諸王貝勒往葉赫地方渡遼河行獵七年十一月
上率諸王貝勒行獵勒克地方由鐵嶺至於開原
順治八年九月禮部擬奏儀注凡
車駕出獵外藩王以下公以上於
行在朝見賜燕各官侍班鳴贊唱贊行禮如不賜燕
不侍班亦不鳴贊從之十年三月
世祖章皇帝幸南苑行圍

臣等謹按

南苑方一百六十里在永定門外二十里元爲下馬飛放泊明永樂中增廣其地以爲蕃養禽獸種植蔬果之所中有海子大小凡三有晾鷹臺亦名按鷹臺皆元舊也禁城北有海子故此名南海子

國朝設總管防禦等官守之周繚以垣四達爲門時

命禁旅合圍校獵其儀制具詳於後遹年春季

皇子等於此行圍葢即以肄武事也

康熙二十年十一月

幸塞外至米峪口聞居民有為虎傷者圍獵南山

親殪大虎二小虎一民絶虎患二十一年二月

巡盛京出山海關行圍三月

幸烏拉地方行圍二十二年六月

幸古北口外行圍

臣等謹按是年為塞外木蘭

行圍之始嗣是蒙古諸藩獻游牧之地周千有餘里規以

為圍場即所謂木蘭也每歲

幸塞外避暑至秋進哨行圍率以為常間於冬月再出口

校獵

三十七年十月

巡盛京於奇爾薩畢喇地方行圍

上親射二虎俱殪四十年八月

幸塞外行圍

上發矢穿兩黃羊並射斷拉哈里木四十二年建

行宮於熱河曰

避暑山莊自古北口至熱河

車駕頓宿之所曰巴克什營曰兩間房曰常山峪曰王家

營曰喀喇河屯自熱河至圍場曰中關曰波羅河

屯曰張三營皆有

行宮四十八年九月

行圍於巴顏陀羅海獲異鹿藏其角於內庫五十年八月

行圍至鄂爾楚克哈達哨獲大鹿十一五十八年八月

諭近御侍衛等曰朕於騎射哨鹿行獵等事皆自幼學習稍有未合式處侍衛阿舒默爾根即直奏無隱朕於諸事諳練者皆阿舒默爾根之功迄今猶念其誠實忠直未嘗忘也朕自幼至今凡用鳥鎗弓矢獲虎一百三十五熊二十豹二十五猞猁猻十麋鹿十四狼九十六野豬一百三十二哨獲之鹿凡數百其餘圍場隨便射獲諸獸不勝紀矣朕曾一日內射兔三百一十八若庸常人畢世亦不能及此一日之數也朕所以屢諭爾等者

以爾等年少宜加勤學凡事未有學而不能者朕亦不過由學而能豈生而能者乎六十一年

幸塞外行圍賞隨圍蒙古王貝勒貝子公台吉等衣物有差定為例

諭議政王大臣等從前曾有以朕每年出口行圍勞苦軍士條奏者不知國家承平日久豈可遂忘武備前噶爾丹攻破喀爾喀并侵擾我内地扎薩克至烏蘭布通朕親統大兵征討噶爾丹敗走後又侵犯克嚕倫朕統兵

三路並進至昭莫多剿滅之今策妄阿喇布坦無端侵犯哈密地方朕徵發阿爾泰及巴爾庫兩路兵進剿策妄阿喇布坦聞之心膽俱碎乃遣策凌敦多卜等潛往西藏刼掠毀壞寺廟土伯特地方已被殘虐朕又遣大兵前往擊敗策凌敦多卜等復取西藏救土伯特於水火之中我兵直抵西藏立功絕域此皆朕平時不忘武備勤於訓練之所致也若聽信從前條奏之言憚於勞苦不加訓練又何能遠至萬里之外而滅賊立功乎爾

等諸臣咸宜知之

雍正八年四月

世宗憲皇帝諭步行較獵甚為善事人人既得學習而於行圍之道亦得嫻熟爾等每年與其較獵一次不若多演數次為善嗣後於初冬行步圍時每一旗令行圍二三次其行圍之時著各該旗大臣親身帶往於前一日奏聞每圍派侍衛打牲人鷹上人或二十名或三十名亦著前往如此則侍衛執事人等既得學習而兵丁等

亦得嫺熟行圍之道矣

乾隆六年二月御史叢洞奏言

皇上念切武備巡幸行圍誠安不忘危之至意第恐侍從以狩獵為樂臣工或以違遠

天顏漸生怠安所關匪細方今紀綱整肅營務罔弛伏祈暫息行圍頤養

天和得旨古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因田獵以講武事我朝

武備超越前代當

皇祖時屢次出師所向無敵皆因平日訓肄嫻熟是以有

勇知方人思敵愾若平時將狩獵之事廢而不講則

滿洲兵弁習於宴安騎射漸至生疎矣

皇祖每年出口行圍於軍伍最為有益而紀綱整飭政事

悉舉原與在京無異至巡行口外按歷蒙古諸藩加

之恩意因以寓懷遠之畧所關甚鉅

皇考因兩路出兵現有徵發是以暫停圍獵若在撤兵之

後亦必舉行況今昇平日久弓馬漸不如前人情狃於安逸亦不可不加振厲朕之降旨行圍所以遵循
祖制整飭戎兵懷柔屬國非馳騁畋遊之謂至啟行時朕尚欲另降諭旨加恩賞賚令其從容行走亦不至苦累兵弁朕性躭經史至今手不釋卷遊逸二字時加警省若使逸樂自娛則在禁中縱所欲為罔恤國事何所不至豈必行圍遠出耶朕廣開言路叢洞冒有所見即行陳奏意亦可嘉但識見未廣將此曉諭知

之三月工部奏令次
大駕進哨行圍經由橋梁道路應飭地方官如式修墊
其口外橋梁道路向係各蒙古修墊者令理藩院
轉飭遵行得
旨國家武備不可廢弛朕於本年秋月出口行圍原以
訓練兵丁仿古獮狩之禮昔我
皇祖每歲舉行所經由道路及一切事宜俱有章程朕令
歲踵行悉遵舊制但恐歷年已久地方官員或借端

派累隨從之人或有恣意需索及強買物件不按時價者著總督孫嘉淦不時查參毋得容隱七月

皇上奉

皇太后啟行幸熱河

諭免所過州縣本年額賦十分之三自後每年出口行圍蠲免例並同

八月

幸木蘭行圍木蘭周一千三百餘里南北相距二百餘里東西相距三百餘里周遭設卡倫守之每歲白

露後鹿始出聲而鳴效其聲呼之可至謂之哨鹿
國語謂之木蘭今即爲圍場之通稱矣圍場之名曰
色呼曰呼魯蘇台曰巴爾圖曰岳樂曰珠爾圖曰
巴顏木敦曰黙爾根烏里雅蘇台曰巴顏郭（以上圍場東北界）曰巴顏布爾噶蘇台曰温都爾華曰諤爾根
郭勒曰達顏德爾吉曰畢圖舍哩曰德爾吉曰多
們曰布古圖曰威遜格爾曰阿濟格赴（以上圍場東界）曰
錫喇諾海曰噶海圖曰巴顏喀喇曰察罕扎巴曰

固爾班錫納曰永安莽喀曰坡脊曰巴顏錫納曰默爾根精奇尼曰固爾班固爾班曰克依呼曰喀喇楚古爾蘇曰愛里色欽曰庫庫哈達曰汗特穆爾曰塔哩雅圖曰布克曰布都爾曰永安拜曰森機圖以上圍場南界曰們都阿嚕曰圖們素古圖曰哈達圖扎巴曰錫喇德卜色克曰巴雅斯呼察罕曰庫爾圖察罕曰額埒蘇錫納曰額爾吉庫哈達曰鄂蘭素古圖以上圍場中界曰哈朗圭曰珠爾噶岱曰蒙奎

色欽曰巴顏陀羅該以上圍場西南界曰桂齊曰德勒格楞圭鄂博曰明安阿巴圖曰喀喇瑪拉哈曰齊老圖色欽曰巴顏圖庫們曰哈里雅爾曰永安拜色欽以上圍場西界曰沙勒當曰巴顏莽喀曰崆郭囉鄂博曰阿嚕布拉克曰諤勒哲依圖察罕以上圍場西北界曰扎哈烏里雅蘇台曰都呼岱曰圖爾根伊昭爾以上圍場北界九月

諭諸王大臣等曰朕行圍回京之後恭讀

太宗皇帝實錄內載昔
太祖時我等聞明日出獵即預為調鷹蹴毬若不令往泣
請隨行令之子弟惟務出外遊行閒居戲樂在昔時無
論長幼爭相奮勵皆以行兵出獵為喜爾時僕從甚少
人各牧馬鞁鞍析薪自爨如此艱辛尚各為主効力國
勢之隆非由此勞瘁而致乎令子弟遇行兵出獵或言
妻子有疾或以家事為辭者多矣不思勇往奮發而惟
躭戀室家偷安習玩國勢能無衰乎此等流弊有關滿

洲風氣是以蒙
太宗皇帝諄切訓諭朕此次行圍諸王大臣中竟有躭戀室家託故不願隨往者朕已為姑容亦不必明指其人夫行圍出獵既以操演技藝練習勞苦尤足以奮發人之志氣乃滿洲等應行勇往之事若惟是偷安不知愧恥則積習相沿實於國勢之隆替甚有關係嗣後倘有不知悛改仍蹈前轍者朕斷不輕為寛宥
十二年七月更定隨圍蒙古王貝勒貝子公等賞

賜之例凡親王郡王賞上用蟒緞一匹大緞二匹綵緞二匹貝勒貝子公賞官用蟒緞一匹大緞一匹官用緞二匹額駙賞官用蟒緞一匹官用緞二匹扎薩克台吉塔布囊等賞官用蟒緞一匹官用緞一匹十七年七月

幸木蘭行圍

御製虎神鎗記曰虎神鎗者我

皇祖所貽武功良具用以殪猛獸者也國家肇興東土累

洽重熙惟是詰戎揚烈之則守而弗失

皇祖歲幸木蘭行圍諸蒙古部落雲集景從予小子雖不敏纘承之志其敢弗䕶故數年以來巡狩塞上一如曩時蒙業藉

靈四十九旗及青海喀爾喀之仰流而來者亦較前無異焉若輩皆善射重武使無以示之非所以繼

先志也圍中有虎未甞不親往射之弓矢所不及則未甞不用此鎗用之未甞不中壬申秋於岳樂圍場中獵

人以有虎告而未之見也一蒙古云虎匿隔谷山洞間彼親見之相去葢三百餘步朕約畧向山洞施鎗意以驚使出耳乃正中虎虎咆哮而出負嵎跳躍者久之復入復施一鎗則復中之遂以斃焉葢向之發無不中乃於谿谷叢薄目所能見之地斯已奇矣而茲岳樂所中則隔谷幽洞並未見耽耽闞如之形於揣度無意間馘焉深入不移時而殪猛獸則奇之最奇其稱為神良有以也夫萬乘之尊詎宜如孟克特

庫之流誇一夫之勇哉孟克喀爾沁蒙古人特庫滿洲令為内大臣皆能獨搏猛獸如馮婦者而習武示度必資神器以效奇而愉快則是鎗也與兌戈和弓同為宗社法守不亦宜乎

二十年八月

幸木蘭行圍時大兵平定準噶爾綽羅斯台吉噶爾藏多爾濟等入覲

賜觀圍二十一年八月

幸木蘭行圍時都爾伯特台吉伯什阿噶什來覲及土

爾庵特汗敦嚕布喇什之使臣吹扎布入貢皆

賜觀園二十二年七月

幸木蘭行圍時哈薩克汗阿布賚使臣肯集哈拉等入

貢

賜觀園二十三年七月

幸木蘭行圍時布嚕特使臣車里克齊等先後入貢皆

賜觀園

上以西域諸部降附來朝自乙亥丁丑戊寅三年皆適

會於布呼圖口地靈佳兆若有神異改其地名曰

伊綿峪伊綿者

國語會極歸極之義也十二月副都御史孫灝請停

止

巡幸索約爾濟

諭曰孫灝奏請停止明年巡幸索約爾濟一摺朕初閱

其詞以為無知罔識事體付之不問而已繼思孫灝

此奏其所關於本朝家法及我滿洲風俗人心者甚

大有不得不明白宣諭者我

皇祖聖祖仁皇帝臨御六十一年惟恐八旗之衆承平日久躭於安樂不知以講武習勞為務是以省方問俗較獵行圍之典歲頻舉行

聖壽既高猶不肯稍自暇逸其所以為萬世子孫計者意至深遠追我

皇考世宗憲皇帝十三年中朕與和親王等日聆

庭訓每諄諄以

皇祖之定制貽謀永當效法而深以未遑舉行為憾朕臨

御以來思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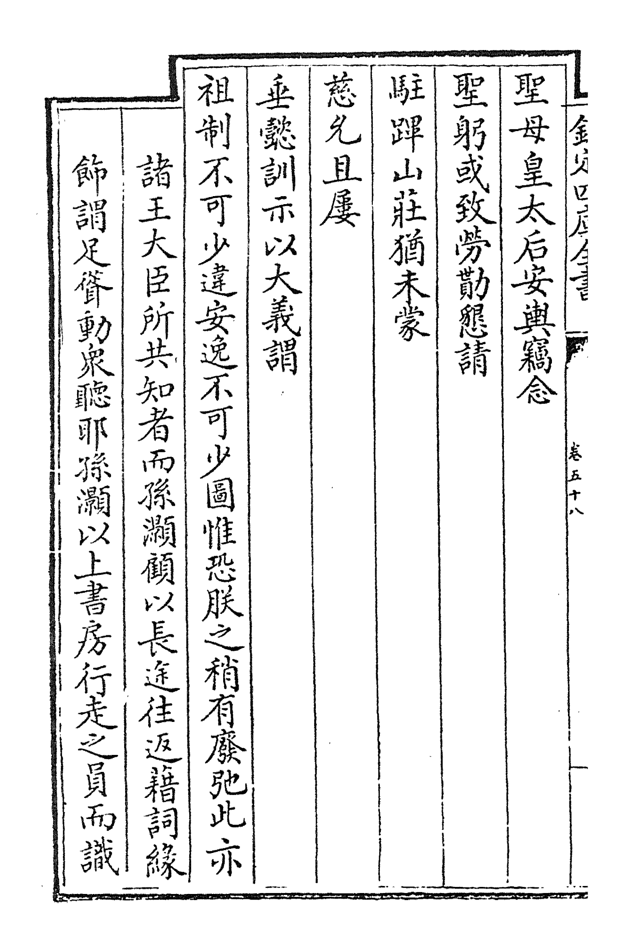
前徽早夜兢兢罔敢少懈如比年來戡定準夷兩路用兵我滿洲大臣官兵等皆能踴躍奉命克奏膚功亦由躬親整率習之有素是以臨事赴機人思自効即此亦其明驗矣如徒以恭已養安借口於文恬武嬉之說朕豈少御園别館足供覽憩而必親御鞍馬時勤弓矢轉以此為自娱計耶朕今日適閱

聖祖仁皇帝實錄有天下雖太平武備斷不可廢如滿洲身歷行間隨圍行獵素習勤苦故能服勞若漢人則不能矣雖由風土不同亦由平日好自安逸所致之

諭恭讀之餘凛然怵惕豈敢一日忘之今孫灝摺內以為索約爾濟地在京師直北逺與俄羅斯接界一似輕車前往不無意外之慮者此語尤為笑柄令額駙色布騰巴爾珠爾及喀爾沁貝子呼圖靈阿扎拉豐阿俱在朕前試問索約爾濟非即伊等之部落家室耶

伊等非國家教養之子孫臣僕耶以伊等恭誠望幸
迎請猶恐不及而謂有意外之慮當亦夢囈所不應
出此者矣摺內又稱索約爾濟非江浙勝地可觀等
語其言更為荒誕且南巡之舉豈僅為山水觀覽之
娛上年朕臨徐邳淮泗沮洳之地為之相視求瘼疏
洩修防次第興舉今歲農事倍收孫灝獨不聞之乎
且果如孫灝所言南方為勝賞之地則索約爾濟之
習勞練武所為固勝于彼益不可中止矣至稱隨從

侍衛官員人等長途費重生計艱難則從前
皇祖時獮狩之典歲率二三舉行彼時大臣中或有外來
之助至於侍衛兵丁何嘗不以為苦然正所以教之
節用知艱也且令預借俸餉額外賞給較昔實厚豈
至苦累轉甚於前者若如孫灝之意將使旗人盡忘
淳樸服勤之舊俗而惟漸染漢人陋習人人頹廢自
安文既不文武亦不武如此而後快于孫灝之心則
其心為何心乎至近年來朕每秋獮木蘭恭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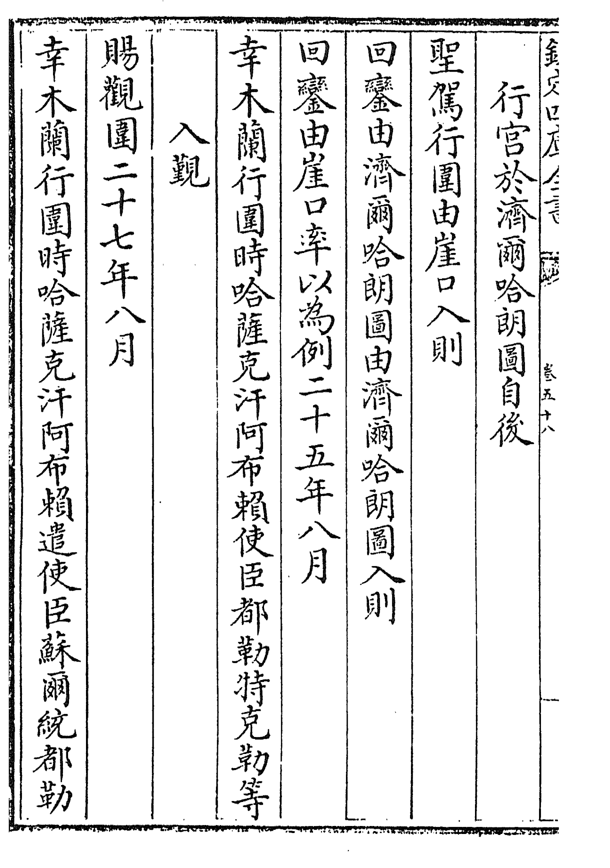
聖母皇太后安輿竊念
聖躬或致勞勩懇請
駐蹕山莊猶未蒙
慈允且屢
垂懿訓示以大義謂
祖制不可少違安逸不可少圖惟恐朕之稍有廢弛此亦
諸王大臣所共知者而孫灝顧以長途往返藉詞緣
飾謂足聳動衆聽耶孫灝以上書房行走之員而識

見外謬害事如此若侍諸皇子教讀耳濡目染豈獨貽誤養正之功而已哉副都御史職佐風紀斷非謬妄之人所可濫等孫灝著以三品京堂改用將此旨通行曉諭知之二十四年三月

諭曰朕今歲將幸索約爾濟行圍已於上年降旨令所司預備馬匹牲畜事宜嗣因將軍兆惠等進勦逆回相持固守逆渠和卓木等尚未授首今年正當厚集兵力一舉勦滅方欲暫停巡幸專事軍儲乃當宵旰

籌維未頒明旨而孫灝不知從何處得此信遂以停止巡幸索約爾濟瀆奏夫索約爾濟乃蒙古部落習勞講武之地朕躬巡幸亦為加恩衆蒙古及簡習兵丁校閱材藝計日孫灝不知大體妄謂勞民動衆往可畏之地朕轉定欲令歲前往者以此近據科爾沁親王阿喇布坦奏到該處圍場曾被野燒因遣額駙色布騰巴爾珠爾等前往看視今據奏稱圍場雖有被焚之處青草繁廡無恙蒙古等望幸甚殷惟圍場

野獸不無因火逸出稀少等語往索約爾濟本為行
圍今圍場牲畜既少則轉不如木蘭之可以肄習蒐
獮矣今歲可停往索約爾濟俟一二年後酌量降旨
秋時前往木蘭照例預備所省牲畜用濟軍需亦覺
有益此非返顧却慮依孫灝所奏也將此通行曉諭
知之是年建濟爾哈朗圖
行宮自波羅河屯入圍場有二道東道由崖口西道
由濟爾哈朗圖每歲行圍多從崖口出入至是建



行宮於濟爾哈朗圖自後
聖駕行圍由崖口入則
回鑾由濟爾哈朗圖由濟爾哈朗圖入則
回鑾由崖口率以為例二十五年八月
幸木蘭行圍時哈薩克汗阿布賚使臣都勒特克勒等
入覲
賜觀園二十七年八月
幸木蘭行圍時哈薩克汗阿布賚遣使臣蘇爾統都勒

特克勒等入覲

賜觀園三十二年八月

幸木蘭行圍時哈薩克使臣都勒特克勒等入覲

命扈行圍三十六年九月

幸木蘭行圍時土爾扈特汗烏巴什率全部歸順至伊

綿峪朝覲

御製詩以紀事

臣等謹按哨鹿之法會典未載伏查木蘭圍場以

哨鹿得名恭讀

皇上御製哨鹿二賦仰見

化工之肖物盡其性而察其情且以知

聖天子之率典由舊意至重也茲謹載篇中以昭

國制焉

御製哨鹿賦有序

賦者古詩之流詩以言志其有不能盡言之志則賦可以申之我

皇祖昔喜哨鹿朕冲齡隨侍習聞其事年來乃親試為之嘉其有合於聖經顧古人無賦之者故不愧無文其辭曰

伊白露宵中之候正伊尼孳尾之時生不息焉洪鈞運而誰測物雖蠢也氣機至而咸知故三序（春夏冬）則牝牡各從其類（謂牝隨牝羣牡逐牡侶）惟中（去聲）秋斯牝牡各媲其妃（謂牝各分羣而匹牡）强有力者不惟挾兩而累十弱無能者或乏獨匹以相隨或依林而命侶或據嶺而分畿

或悍害而傲衆或謹守而自持或豪敓而攘彼或竊取以私其萬態紛其莫窮一以音而宣之于是虞人善因聲以察情爰體情以斆聲喜金風之颯爽值玉宇之晶明霜重而不言其冷露濃而那覺其零陵嶮巇而如登袵席冒蒙茸而不異户庭慮吾遊之宴起虞原獸之怠鳴（鹿迨晨則懶鳴哨亦不進故哨鹿者恒于未曙前即往）夙戒僕而奚從欣戴月而披星舍彼寬衣宜茲短服荷長哨于左肩（以木為哨鹿之具呦呦以鳴）出象首于右簏（象鹿之首人戴之則鹿不

疑蹤巑𡺻陟巉沿溪穿谷攀蘿兮宣辭胼手履石兮何妨𧽨足葢以暢茲心神詎惟饜其口腹於焉𧼒乎崔嵬軼彼嵾嵳上干丹楓之巘下視白雲之隈上風飱切之避忌陽林晃耀則紆迴就叢薄之蔽翳反獺裘而毰毸衆條理焉畢會乃得傑雄之爭匹者呦踉蹌而徐來角八乂兮嶷嶷耳雙聳兮濕濕挺強項兮莫攖矗靈鼻兮善嗅始嚇侶兮自閑乃姤異兮矜急既㳄㳄兮疾赴復鸞鸞兮少戢葢屢試兮絶猜遂銳志

兮直入爾其動林無形匪風有響適其將至撤爾懼往奮角思觸瀏睆爭長則在夫能哨者善達變以隨機比用中而執兩或激其怒兮使進或示以弱兮令放惟察情之喜怒乃應聲為低仰葢用心於旣專斯通靈而不爽旣然矣無動無慮不徐不遽蔿靡合之前陳陡應叱而少住屏營収息量旱揣高傍斗窺星槍上施星斗所以審高低度分以毫審度發機彀焉中膏命處擇肥登于大庖若夫多疑旁剔旣進中止膽劣心狷狐

猜狼視未交戰而長跳敺叢樾而如駛則亦比之窮
寇之莫追又何必焚林而盡取哉葢嘗研精哨鹿之
理而知五德焉取一以新匪二以頻仁也逆者斃之
去者寘之義也爰登籚簹爰蝦福履禮也招之即至
獲之即遂智也呼哨以進射宿凛訓信也如是者葢
有合於聖人之洪道而又豈潘岳耽盤流遁之所誡
相如子虛上林之所嘲也哉

御製後哨鹿賦

或問哨鹿之時之法之義葢已藴賅前賦矣若夫冐凛冽之霜晨衝蒙翳之林薄踐岝㟧之巉峰涉沮洳之幽壑十哨未必一來十來未必一獲獲乃心忻失斯興索多見其勞鮮聞其樂則何不張堂堂之圍按徐徐之度收藉藉之富免皇皇之詎而故為是寒征而曉作者何哉曰吁是何言耶是何言耶見土障蒿燈而嗤為已過者非忘其先也耶逸則淫而勞則思季氏之婦猶聞之固可弛其愓乾耶或曰愓乾者葢

不若是矣意者慎大寶居法宮屏九御接三公飭農政熙天工豈謂當即鹿于隍中耶曰子知其一未知其二坐吾語汝賦以見茲若夫高談堯舜深處廟廊文恬武嬉内弱外强孰不喜夫逸體而庸詎知其頹綱也哉且也身歷其難者告之以人之難而知而不知人之餒者方謂何不食肉糜也是以神區天闢後法

先垂詰戎習衆謹度節時圍以示正哨以出奇得之艱者

趣斯永躬其勞者樂亦隨蓋理境之當窮可絜矩而深思也於是秋本蕭辰塞猶淒所宵風定兮林靜曉月上兮山岨僄僄者姤犀俟俟者攜侶遵彼躖躖之蹊如或殷殷而佇吹長哨以通情似應聲而答語去亦弗追來亦弗拒則有強者捍掕弱者趦趄猜者飄瞥怯者踟躕忼慨者悍性昏瞀者糢糊雖人情之萬態亦奚有以異諸緣輳物來獲一勝百其來也亦惟去之是慮其獲也夫何失之足惜去與來固難期之

儻然失與獲亦無定之屢易吾因以參如幻於現前

愛景光而為適也爾其問夜宵衣據鞍策馬萬帳燈

明七萃聲寡是則始出營而覽離奇晃耀之狀也若

夫炬影漸遠夜色猶瞑峰嶺纔分林樹未形乍如夢

遊玉樓十二仙人京乃其曉蟾初吐或半或圓隅葉

激露度水翻瀾又如虹橋可躡徑欲造廣寒高山出

雲雲去山在變幻頃刻步移觀改則何異夫黃山之

海赤烏扶桑霧斂氛開玫瑰𧺆黤熊熊回回又奚數

其初陽之臺於馬入深樾凌崇巒密容單騎趹見線天千年落葉鱗裓谷填色作黃金風吹不翻臭如沈水履若罽氊亶佪乎靜眞守忽訝夫身入布地之園而伊尼之犀方且左右前後與人周旋失兮獲兮勞兮樂兮卒已相忘於無何有之禪矣問者茫然不知所謂懨㦬跼蹐唯唯而退

木蘭行圍儀

凡秋獮設圍場於古北口外曰木蘭以總管掌其

地政歲遇

皇帝行圍既奉

旨總理行營王大臣奏請嚮導官一人先莅圍場於

鑾輿所經之地除道清軌行文所司儲備宗人府内閣

部院奏請

欽命扈從王公各官八旗護軍統領請

命統領一人營總三人其叅領以下及護軍由八旗酌

委奏

聞先期由兵部行文駐防將軍都統副都統各選所屬

官兵材藝優長者分班遣赴

京師隨圍學習理藩院行文扎薩克王公等選獵士

一千二百五十人從喀喇沁翁牛特共一千名敖漢五十名科爾沁一百名巴林克什克騰共一百名又喀喇沁派圍場夥計鎗手六名隨圍鎗手六名哈瑪爾三十名打鹿鎗手四十名喀喇沁土默特翁牛特派蒙古諸王公台嚮導一百名長鎗手一百六十名

吉應隨圍請

安者令其至波羅河屯祇候先期一日遣官祗告

奉先殿至日

皇帝御征衣乘馬出宮翊衛諸臣前引後扈百官采服

跪送均如

巡幸儀

行營駐蹕護軍統領營總各一人率護軍參領護軍校

護軍先莅其地度地廣狹以立

御營禁隨

駕官兵踐禾稼擾吏民營總巡警嚴譏察止夜行違者

諭如法既至
行在兵部頒行圍禁令
欽命統圍大臣數人先莅圍場按旗為隊分兩翼斜行
成列各建纛以為表前哨左右用藍兩協左白右
紅中軍用黃前哨馳而進則後隊以次隨發繞圍
場蟬聯環亙由遠而近毋差池毋間斷行圍之日
五鼓管圍諸王公率獵士先往撒圍
皇帝臨圍場親御弓矢圍合獸突

皇帝發矢殪之

御前大臣侍衛皆射轶於圍外者從官追射遇大獸虎

鎗官兵從之既獲獸各比次其類以獻

駕還行營以所獲獸頒扈從諸臣

大獮禮成

賜宴賞賚有差

南苑行圍儀

凡田於近郊設圍場於

南苑以奉宸苑領之統圍大臣督八旗統領等各率所屬官兵先莅圍場布列鑲黃正白鑲白正藍四旗以次列於左正黃正紅鑲紅鑲藍四旗以次列於右兩翼各建纛以為表兩哨前隊用白兩協用黃中軍用鑲黃

駕至圍場合圍校獵與前制同

凡

巡幸所至行圍儀

巡幸所至各備圍場
車駕東巡由兵部移文
盛京等處將軍經行蒙古諸部由理藩院行知扎薩
克王公等各率所屬官兵以從
命統圍大臣分翼合圍均如前制
駕幸木蘭行圍外藩進宴儀
凡
聖駕行圍木蘭蒙古卓索圖昭烏達二盟長例進宴一

次設蒙古帳房六座白駝十八鞍馬十八騸馬一百六十二牛十八羊一百六十二酒八十一鐔食品二十七桌撲跌人二十名歌蒙古曲人九名生駒一千匹騎生駒人二十名賽跑馬二百五十匹

先期呈

行在理藩院奏

聞並列各蒙古王公職名具奏請

旨派一人進爵屆期武備院官將所進蒙古帳房設

行營月牙城内所進駝馬牛羊等俱列於道旁
駕至理藩院官引蒙古王公台吉等在月牙城内跪迎
駕陞帳殿寶座理藩院官引帳殿内應坐之蒙古王公
等入列坐於左右其餘公坐於兩旁所設帳房内
皇帝進茶諸王公等俱興行一叩禮次
賜諸王公茶復叩飲畢坐
皇帝進膳有司恭捧
御爵實酒進爵者出班跪接爵恭進

御座前退復位跪一叩衆皆一叩進爵者興詣
御座前受虛爵退有司承
旨賜進爵者酒進爵者跪飲畢復叩首興復於原坐處
賜蒙古王公台吉等食侍衛等分遞酒於蒙古王等各
以次徧是時綽爾齊人及歌蒙古曲人以次入侑
皇帝進膳畢獻茶乃陳相撲之戲次觀蒙古王公子弟
騎生駒宴畢
皇帝還行宮諸王公台吉等於原接處跪送如儀

皇朝通典卷五十八